

我寫「虛雲和尚」

馮馮

——佛教文學現代化的呼籲——

我寫「虛雲和尚」長篇佛教連載小說，是我在參加佛教文學寫作六年來的一種新的嘗試。

一九七五年，我開始試寫有關佛教的散文，七六年起，承蒙內明雜誌刊出我的隨筆，「內明」主編沈九成居士對我鼓勵至多，「內明」的讀者與佛教大德們也紛紛不斷地惠賜指教及鞭策，使我感到鼓舞，更添為佛教寫作的決心，同時，也使我感到慚愧！

我慚愧的是自己對深奧的佛學未有參學，就信筆胡寫，雖說是我有誠心參與佛教文學寫作，也總嫌寫得太膚淺，而且也難免錯誤很多！感謝「內明」雜誌的開明自由作風來容許我的胡說八道式的雜文隨筆。

內明雜誌所刊出各大德的佛學論文，篇篇都是高水準極有學術性重要份量的。「內明」雜誌早已成為世界各國許多大學收列為研究文獻之一，這是人所皆知的事實。

以內明雜誌這樣嚴肅的權威佛學刊物，竟能破格採用我的雜文，足見「內明」的言論自由和培植佛教文藝寫作的開明。

我在慚愧之餘，想到佛教的極端缺乏現代文學作品。我的隨筆也實在未算是文學作品！

佛教並不少散文詩歌，但是缺少有文學份量的現代長篇小說。尤其是缺少現代形式可為國際讀者容易閱讀接受的戲劇化探討的長篇小說。

我有感於懷，就很想進一步而嘗試撰寫一本佛教現代長

篇小說，我的目的，不僅以佛教人士讀者為對象，而且要以非佛教讀者為對象，我更希望以國際讀者為對象，我因而計劃：

這部小說，必須不局限於佛教的傳統文學形式，它必須兼有佛學的探討與歷史的反映、社會的反映、時代的反映，又必須兼有人性與心理的分析，又必須有民族的特色，把這些套融在戲劇化的故事之內，又必須具有吸引力的情節和豐富的情感。而且須用現代文學技巧。

我於一九七七年譯完瑞士名作家，曾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金的赫曼·赫瑟（Herman Hesse）名著 *Siddhata*——我譯其名為「釋達坦」已由皇冠雜誌出版——他人譯本有譯名為「流浪者之歌」。該書作者採用佛陀的名字作為書中主角，描寫追求真理修行故事，顯然脫胎於佛陀的本生故事，及出家修行傳說，書中所表現的並非全部是佛教思想，它有佛教思想，也有大梵思想和形而上哲學，此一小說，已經傳播了全世界，被文學界視為極有深度的真理探討文學作品，許多大學指定為必讀之參考書。

從文學觀點來看，這本小說是一部很特出的傑作，直到現在為止，似乎還未出現過同等的佛教探討作品（雖然也僅是部份的探討），我一直深深被它所感動。我在拙譯出版之後，就很想走上這種探討佛教與哲學思想的文學創作路線。

我同時也覺得赫瑟此書所作的佛學探討仍嫌不足的，我若有他的文才，我將會作更深入的探討式文學表達。

自然，赫瑟的動機並不在於佛教教義的傳播，他書中的主角，毋寧仍是「自我」的反映。

他的小說，引起了我越來越熱衷的創作興趣，我尋找一個適當的題材，找了許久。

一九七九年，我獲得一份「虛雲和尚年譜」，研讀之後，我覺得虛雲和尚傳奇性的一生事蹟，很適合給我創作一部佛教探討文學長篇小說，我就決定採用年譜作為藍本。

我的構想是：以虛雲和尚作為一個追求真理，不懈奮鬥，貢獻畢生力量參加挽救佛教，最後身殉佛教真理的人物。我同時要把他所經歷的中國百餘年的近代歷史社會思潮的嬗變，也都穿插反映出來，我不徒然只寫他個人的宗教熱忱，我認為文學作品必須反映現實、反映時代，才能算是有份量的文學作品。

這樣決定之後，我就開始「惡性補習」中國百年來的歷史、世界近代史、和佛學經論，又揣摩虛雲隨着年齡與時代而不同的心理感受，同時我又計劃着把他的事蹟予以戲劇化的改編。

我並不打算「實情實報」來寫他的「傳記」！從一開頭，我就打算只是參考他的年譜而創作出一個反映中國百餘年社會動盪不安與思潮劇變的人物，也是一個反映中國佛教在百餘年來遭受壓迫的悲劇象徵。同時我希望在這本長篇小說之內，對於佛教與佛學，作一些竭盡我所能的膚淺探討。

我希望將來此書或者能夠以這樣的嘗試努力而進入世界文學領域，文學價值容或不高，至少，世界讀者將會從此書獲得若干感受與瞭解。容我這樣奢望罷！

基於此種動機，所以我不注重於過份苛求符合虛雲和尚的「真實事跡」，我注重的是我再創造的虛雲和尚的追求真理奮鬥宏教的超人形象。

這本拙作，將來我要自譯為英文在外國出版的，英文名已擬定為「The Empty Cloud」（空虛的雲），這不是一本真實、毫無虛構的「虛雲和尚傳記信史」，這是一本經過戲劇化處理的文學小說！

我知道，雖然有很多大德很鼓勵我這樣寫，也有一部份

大德讀者反對我這樣做。有人善意叫我切勿「渲染」，叫我務必「於事有據」，叫我多「考據」。這一切善意，我都非常感激，也盡可能遵教。

拙作並非一本絕對忠實於事實的「傳記」，從開頭，我就安排了把他寫成一個我的理想化的崇高人物，反映佛教的崇高理想，深奧哲學與中國近代歷史和社會的變動，與佛教在這大時代變動中的掙扎奮鬥。

我認為寫保守的「傳記」，我寫不來，我也反映不出上述的許多問題。如果我們可以接受「西遊記」中的唐三藏，如果我們接受歷經多人更改的六祖故事，還有許多種版本傳說不同的佛陀故事，觀音菩薩故事，為什麼不能容許我們創作一個「理想化」的虛雲和尚小說呢？

文學創作，難免「杜撰」「渲染」，若無杜撰渲染，若無豐富想象，那又與「公文程式」何異？

文學創作，若要事事苛考，那豈不成了考古學論文？文學有文學的使命，傳記與小說各皆為文學的一環，各有不同的文學使命，又不同於學問論文之使命。我認為，我寫「虛雲和尚」，主要的動機是文學小說的，而非考據的。

若論到「虛構」，「不符史實」，那麼文學作品之中，恐難找出一本「忠實」史實的來了。「三國演義」都符合史實嗎？「紅樓夢」都是真事嗎？「水滸傳」是句句真事嗎？「約翰克里斯朵夫」是全部真事嗎？唐三藏真的被蜘蛛精活捉過去嗎？「西遊記」真的完全符合「大唐西域記」嗎？

「戰爭與和平」若不反映俄國當時的歷史與社會，若只講男女三角戀愛，你會有什麼感覺？

「飄」若不反映美國南北戰爭時代背景，也就只剩下一個女子的羅曼史而已。

日本的著名小說「人間之條件」，數十年來仍居最受歡迎作品代表作之列，為什麼？因為它反映了日本人民在二次大戰前後的經歷，社會背景，戰爭的苦難，思潮的嬗變，與人性的內涵，假如它不寫這些，那又與流行的鴛鴦蝴蝶愛情小說何異？

除了這些文學名著，還有，投奔自由的蘇聯作家索忍斯基的「列島」，也是以個人故事為經，時代背景為緯的，人離不開社會，個人的遭遇是時代的波動與個人心靈掙扎的結合的結果。我認為若要寫一個理想化形象化的虛雲，我無法不把中國百多年來的歷史社會和思想變動也穿插在小說之內，若只要我寫一個和尚的個人生活修行起居注，我認為那是不夠的！

如果把一個故事寫成枯燥無味的「官式」傳記，枯燥說教，這也不夠的，若不能吸引讀者，何以達成文學使命？何以善誘讀者逐漸進入對文學佛教佛理的探討？

若說小說是滿篇鬼話，這倒不能否認。法國二十餘年前的天才女作家莎岡女士說過：「我愛說謊，所以從事寫小說。」

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小說集，斯湯達的「紅與黑」，福樓拜的寫實小說，莫泊桑的短篇小說，雨果的「鐘樓駝俠」，狄更司的「雙城記」……那一本小說寫的每一句都是完全的事實？還不都是一連串的「文人大話」？若須句句求實，事事符史，那麼「史記」亦不可靠！

文學作品，所追求的是文學創作意境上的「真實」，而不是事實發生的「真實」。如果不容許文學上的虛構、渲染、誇張、改編，那麼就不免是「刻舟求劍」了。最要緊的是，在「說謊」之中，能夠以文學的「謊言」反映出文學上的「真實」和反映出思想哲學的真理！像上列作家的作品，都是反映時代社會與發掘人性探討心理的，都負起了文學的使命，傳遞了嚴肅的檢討探討意旨，那就是「真」了！我相信此並非佛家所戒之誑語。

佛教極其缺少這樣的現代文學作品，我認為，為求更加發揚光大佛教，我們必須鼓勵青年作者從事致力於現代文學方式的寫作！我放下了我在文壇上的微名，我不去利用我已經建立了的微名聲譽來寫些大可賺錢的討好小說，正當我的一本小說「冰崖」成為暢銷書之際，我毅然把那有利形勢放

棄，轉而埋頭寫作這本吃力不討好的「虛雲」，我要做一個佛教現代文學的尖兵前衛作者，我要打破成例，開創佛教現代文學作品的嚆矢，我要拋磚引玉，希望今後有更多青年作者致力佛教文學寫作，向世界進軍！我的動機和願望，或者太大，但是，我是至誠的。

於是我不能拘於細微的考據，我不限制自己於「句句屬實」的寫作，我的計劃是整體的，我必須顧及世界文學讀者的閱讀興趣與水準，我若無足夠的材料，是難以達到傳達文學使命的。我認為，佛教「現代文學」作品，並不等於是直接把經論搬家過紙去傳教，當然也不是專門學術性的論文，也不是「考據學」的紀事文。現代的佛教文學，必須另創一格現代文學的形式內涵，才可以打出一條大路來！才有希望藉故事作品而潛移默化世界的懷疑者。

實在說，當我計劃「虛雲」一書之時，我不但想到它的文學構成，我也考慮到它每一章節的戲劇效果，我以文學電影的編導眼光來設計它，我以藝術攝影的鏡頭來特寫它，我甚至聯想到它的配樂。同時，我要插入佛教的真理和中國近代史，使之交織成一個複合的立體文學小說——新寫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結合作品。

當我寫「冰崖」之時，我已初次探討宗教與哲學和人性，那是探討天主教的，寫時很用心，但隔了幾年，連自己都不願再看它。我不滿意它，所以我全付精神集中作更深入的研究探討來寫這一本「虛雲」，我要再上一層樓！

記得一九六二和六三年，我的兩篇短篇小說僥倖先後在維也納被選為代表中國現代文學短篇小說，名列世界最佳短篇小說，與世界各國名家並列，那時年少，不免沾沾自喜，也自以為大有可為。至今回顧，只覺得淺薄幼稚。

一九六五年，我的第一部中文長篇小說，一百萬字的「微曦」出版，描寫一個中國少年怎樣在戰亂中痛苦掙扎成長，我寫時邊寫邊流淚，感情流露於筆下，此書後來倖獲文學獎，並使我倖選為中國傑出青年，各方獎掖交至，此書至今仍居暢銷之列。但

是今日回顧，亦感覺其幼稚，描寫中國人的苦難仍不夠深入，雖然臺灣的電台仍然不時播講此書，引起青年人為苦難的中國人流淚，替身為苦難中成長的中國青年流淚，越南讀者紛紛寄來帶淚痕的來書，出了三十多版的此書，仍然受到歡迎，但我仍感它太不成熟。

其後，我的「昨夜星辰」長篇小說，首創中文小說心理分析醫學題材，分析了人性與細微心理，但是我回顧之下，感覺到它雖有些微深度，卻不夠稱為有意義的作品，為謀生計，我停止寫作了十年之久。

直到一九七八年，「冰崖」與「紫色北極光」出版，我才重新在作品中找到自己，而且開始走上探討真理哲學之途，但我知道仍是太膚淺的。

一九八〇年，我與素未謀面的沈九成居士在通信中，討論及我計劃寫「虛雲」的意圖，我提出我上述的構想，承沈先生多有鼓勵及寄贈佛書，沈先生叫我「壯胆去寫」。稍後，我和亦未見過面的台北「天華」主編陳慧劍教授也討論到我的計劃，陳教授也鼓勵我不少，謝冰瑩教授也不斷鼓勵我寫，家母也贊成我寫，都說先寫，錯了以後改。

於是我從一九八〇年五月開始寫「虛雲」，寫得很苦、很困難，一直到現在，我仍在寫它，還沒寫完成。這本小說，可說是我寫作二十年來最艱巨的一本書，眼高手低，力不從心，我兢兢業業，一仍初衷，仍以向世界文學進軍為目標（不夠水準是另一問題）！也更感謝「內明」雜誌開明採用連載，這對我很大的鼓勵。我一定要好好寫完它的。

這其中，我只中斷了三四個月來寫一本長篇小說「希望的火炬」(The Torch of Hope)，那是寫一個加拿大青年患了骨癌絕症，失了一腿，仍然不懈奮鬥，獨腿跑步，橫越加拿大東西兩岸，為癌症研究，對癌症作戰而籌款。他跑到中點，已跑了三千多公里，終於不支倒下，病重逝世，但是他的勇氣與慈悲心，引起了全世界的敬仰。（這個真實的故事，我寫了十萬字，交由「皇冠」出版中）這是我認為我的作

品中有意義的一本，寫的時候，幾乎篇篇都淚滴稿紙。

「希望的火炬」完稿之後，我恢復寫「虛雲」，或者我流淚並沒有那麼多，但是，我的確也寫到淚眼模糊很多次。虛雲已經不再是本來的真實虛雲長老，這書中的虛雲，已經是理想化了的，又加入了我的深深感情，我不想把他寫成一個佛，我仍然寫成他是一個「人」，只是他有超人的毅力意志追求佛法真理，只是他立志為宏揚佛法而殉教，我寫的虛雲，並不是虛雲個人歷史，毋寧是集合中國許多學生宏法為佛法、為真理而奮鬥的僧寶的精神象徵！當然書中的虛雲，也有作者的思想與感情的影子。當然，中國佛教還有很多苦幹宏教的僧人，我沒把他寫成唯一的。

我深信我在這本書下的功夫方向是正確的。

正當此時，我寫到虛雲越過不丹到印度去參拜佛跡，年譜中只有數字「往楊甫城拜佛跡」，我却須參考將近四十本書，才敢寫這一段！我沒去過印度，我怎樣去想像拜佛跡？我又怎樣去揣摩虛雲當時的心情？

我必須寫出他到達湮沒的佛蹟之時的心理狀態，我必須趁此提出佛陀的一生事蹟，我必須反映印度的社會與佛法的根源。

難道虛雲與我面談了這些？我若不杜撰，怎能深入淺出來表達？

我希望讀者容忍我在此本小說中的虛構部份，也祈求讀者勿用「有限的」「局限的」傳記眼光來苛求此書的真實可靠度。此書並不是「傳記」，而是佛教現代文學小說，它的使命是世界性的，讓我們看到遠處，勿拘細節，佛教現代文學，必須基於自由創作，才可開出新鮮的花蕾來！我們不能再墨守成規，單靠「證道歌」「五更轉」的古典作品向世界弘法的，也不能單靠論文。

我寫隨筆，是為希望用科學智識來輔助弘揚佛法，我寫虛雲，是為希望用現代文學傳播佛教，我盼引磚引玉，引起更多青年寫作佛教作品，無論我的「虛雲」將來能否達到如期打進世界文學，我的用心至誠至苦，這是我希望讀者們諒解的。

本來，虛雲年譜已足傳世有餘，若寫虛雲傳記，也是多餘的。寫小說，自然就更有違正統觀念。

（下轉第20頁）